【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拟写”与“未完成”

前天看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发布预告，学者王风将作题为“未完成的学者”的讲座，讨论鲁迅的学术构想。我猜测，这应该是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讨论鲁迅尚属于构想而最终未能实施的学术计划。

近日又读书评家姜德明先生的著作《常读鲁迅》，发现内中提及好几篇鲁迅欲写而未写的文字，不禁感慨，像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已完成的创作被研究得翻了不知多少个底朝天，即使尚未实施的计划，也是人们要畅想和讨论的。在中国，这无疑是独一份儿了。

姜德明在书中说，鲁迅曾与冯雪峰讨论过关于“穷”的问题，并想就此写篇文章。他强调“穷并不是好”，“社会就穷不得”，因此也就不同意自古以来的所谓“安贫乐道”思想。可见，讨论未完成并不是闲话，可以看出鲁迅观念的现代与超前。鲁迅还曾拟写一篇讨论母爱的文章。同样是借冯雪峰记述的鲁迅观点：“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的确，鲁迅在杂文中、书信里，多次讨论母爱问题。我印象中，鲁迅观点中，至少包括：母爱温暖、伟大，但也对人形成羁绊；失去母爱令人悲伤，但也许会让人变得勇猛，成熟。姜德明还认为，鲁迅曾经计划就1932年初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写一篇纪实文章，以控诉日寇，揭批国民党，展现抗日勇士的事迹。

除了上述这些传说中的“拟写”，鲁迅还曾有过以杨贵妃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写作计划，他于1924年去西安讲学，也曾想就此实地探考，作些素材上的准备。1932年，鲁迅在上海与陈赓见面交谈很久，并想就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创作一部中篇小说。可惜一样未能实施。

晚年鲁迅，多次在致朋友的信中，表达自己无法安静下来从事创作的痛苦，从中也可看出，有雄心有计划有步骤，最终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实施，目标无法实现，实在是许多作家都会遇到的焦虑与痛苦。作家的无奈经历与读者的遗憾，同样也构成文学史的一部分。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具体故事才触动人心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是前几天全国高考各卷作文题瞬间刷屏后，我脑海里冒出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对“美”的经典阐释。今年各卷的高考作文题，不约而同地呼应了黑格尔的这个命题。要想写出一篇高分作文、一篇深度美文，必须充分调动起自己的思辨和修辞想象力。我注意到，与往年不一样，几个作文题中都有这样一句话：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这种联想，就是“抽象理念”与“感性生活”间的联系想象：能不能在修辞想象中让深刻的道理以感性的方式显现出来。

新课标1卷就特别考验这种审题美学和修辞想象：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面对这个题目的写作要求，如果你只是在抽象层面阐释故事的重要，故事的功能，故事对人的启发，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那么，这样的作文是不及格的（起码得不到高分）。要写好这篇关于故事的作文，你必须讲一个故事，以故事的方式去呈现故事的生活冲击力、思想启迪力、国家形象表现力。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作文题，是特别容易出“深度美文”的，故事本身是诉诸感性的，但感性中又有深刻的理念。如果让我写，我会写这样一个小故事对我产生的冲击，让人看边防军人的奉献，一篇写军人的特稿《我站立的地方》，开头通过一个小故事让奉献这个词具象化了：他见过封山之苦：一名战友的父亲患病，等到春天冰雪消融，第一辆邮车送来一摞电报，惜字如金的电报概括了发病到病危的全过程，每一封都求他“速归”。除了最后一封，带来的是噩耗。——短短的描述，在人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让人对军人肃然起敬，这就是故事的冲击力！

“你看云时热切，你看我时眼盲。”议论文或作文写作，很多学生特别热衷于讲大道理，上价值，喊口号，空洞地拔高，却举不出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关于灾难，我很欣赏一句话：灾难不是死一万人这样的事，而是，死一个人这样的事，发生了一万次——一万，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已，只有那个具体的死亡，具体的牺牲，才能真正触动人心。

●随手拍

直播就业

□图/文 王闽九

5月12日，福建漳州市等众多政府部门在芗城区中山公园内联合举办就业夜市，并现场录制视频：“直播送岗，职等你来。”引来众多目光。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重新认识一个人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形象，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基于某个缘由，变得清晰起来的。

例如，我是在前几天读到张新颖怀念复旦外文系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原会长夏仲翼老师的文章，才重新认识了这位一直被我“珍藏”在心的、大学时代“影响最深”的老师的。

当年复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从77级开始，就一直是夏老师教授的。回想起来，课堂上的他，相比某些袖子上粘了粉笔灰的略微冬烘的老师来说，显得活力十足。夏先生微胖的身材，早早会穿上短袖子，摇着一把大大的纸扇子。对我们81级的人来说，当年百废待兴，各种观念碰撞，四处流传，人人都在疯狂阅读，而我们的统一教材还在用斗争观念分析中外文学，因此都被老师抛开，他们是在近乎“废墟”一般的世界中，给我们启蒙，重新建构起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文学世界的。夏老师也一样，他赋予了我们“史”的概念与坐标，在庞大的外国文学格局里，指出某种体裁和作家作品的“前生今世”，对“人”的观念的逐步重视与呈现……他口里的堂·吉诃德，甚至充满了悲壮的诗意。跟随着他的课程，仔细地记下厚厚的听课笔记，手忙脚乱地挤出生活费去购买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现在可能还在我的书架上。

但其实很遗憾，我对夏老师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是神秘的。只记得大四的时候，夏老师很认真地来到中文系，希望我们去考外文系的研究生。他说，看着你们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们也许英文不如外文系的孩子，但对文学的理解，我是相信的。还是从资料里才知道，夏老师曾经改读俄文专业，20世纪60年代曾经去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工作，后来复员回到上海，当过八年的产业工人，1977年之后，重返复旦外文系教书，也才知道了他“但开风气不为先”的学术风范。

记得著名作家叶兆言说过，他是在青少年时期，因为家里的藏书，疯狂地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某年他与韩少功说起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竟相开出长书单，“仿佛革命党人回忆地下工作往事，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岁月，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量真是惊人”——它们成为丰厚的滋养，“而不同的文学阅读，又注定会造成不同的文学时代”。

【有一说一】 **廖俊平** 广州学者

市场竞争的结果

在美国第一次去看病，印象最深的是医生的态度，他们对病人的态度简直客气得不得了，很快就看明白了：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美国有很多小诊所，多到什么程度？一小片商业街就会有好几家诊所，除了全科诊所，还会有眼科、牙科等专科诊所。去哪个诊所看病并不是那么随意，需要由相应的医保公司安排，但医保公司同样也是在市场上相互竞争。

医生态度好并不等于好说话，医生知道你没医保的话会帮你尽量省着点，但如果你想指定要什么药，医生是不会由着你的，完全要由他来作专业判断。

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在美国长住的朋友跟医生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医生跟病人一般是没有什么私交的，或者说他们会避免跟病人有私交。反过来，病人似乎也没有“结交”医生的想法，因为——用朋友的话说：“钱能买到服务，何必花时间在人情交往上。”

这一点我记得冯仑在他的《扛住就是本事》这本书里就说过：“熟人往往能满足你片刻的虚荣心，但会导致你不必要的交往，花了时间、精力，又导致你过度的成本支出。”这恐怕也是成熟商业社会里的普遍法则：你不用花时间跟我应酬，有什么事要找我解决，拿钱来就是；我有事找你或者找他同样也是用钱解决。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无形的力道

年过五旬的阿炳，是资深的脚底按摩师，每天客人络绎不绝；纵分身乏术，他却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看不出半分疲惫。

一日，与他攀谈，询及按摩秘诀，他不吝分享：

“如果要掌握脚底按摩的基本技艺，是易如反掌的，短短一周，便能应付裕如。然而，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真正提升客人身体的机能，就必须透过按压脚底反射区的穴道，来纾解身体的不适，达致保养的目的。所以，负责任的脚底按摩师，必须先问客人身体何处不适，以便加强某些穴道的按摩。”顿了顿，他又正色道：“话说回来，上述一切，对我来说，都还是属于基本功。真正的挑战，是寓力道于无形。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腿、膝盖的承受力都不一样，我们必须不动声色地把轻重不同的力道透过按摩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客人体内，四两拨千斤，客人浑然不觉，但身体机能已然不同。”

原来，使用力道最高的境界是，别人察觉不到，但又切切实实地能够从中受惠。脚底按摩是如此，行善、写作，莫不如此——匿名捐出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但却不求一米一饭的回报。如水行文让读者饥渴的精神得到无限滋养，但在字里行间看不到半分雕琢的痕迹。使力于无痕，需要的是造福人群的襟怀，还有，“铁棒磨成针”的毅力和努力。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

“大智若愚”指有智慧有才能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愚笨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智慧的人极有涵养，不露锋芒，当然是为了保全自己。反过来，那些智力不够的人就需要装做聪明的样子，因此才会出现“大愚若智”的现象：但问题是掩盖愚蠢往往要费更大的力气和技巧，而这是愚蠢之人所不具备的。因此德文中才有这样的说法：以为别人是愚蠢的人才是傻瓜。作家高阳（1922-1992）在谈到明初与建文帝共谋削夺藩王权的黄子澄（1350-1402）时写道：“庸才而不自知其为庸，而又喜欢有表现的，每每把天下的人看得都不如自己聪明。”

这也让我想起朱熹所强调的十六个字：“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即便是像朱熹这样绝顶聪明者，也不断告诫自己和他人要“宁下毋高，宁拙毋巧”。

苏轼在《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给欧阳修写信，赞扬其高洁的情操风范，提到“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这两者不仅对于个人，即便对于国家也是如此。

刘基在《郁离子》中说：“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莫加焉。”他是说，一个人如果既有智慧，又单纯的话，那么这才是最大的智慧。因此，不要怕人笑你傻，真正要提防的是别人恭维你聪明，而实际上你没有那么聪明！

阳光猛烈，心有微凉

□王晓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写夏天的一首小诗《夏夜追凉》，我特别喜欢。这千年前的夏天，与我童年的夏天何其相似。小时候很爱夏天，下河游泳、钓草虾、摘瓜果，都是乐事。

但长大后，心火正旺，却一到夏天便躁得慌。记得刚工作时，每周三必须批改50多本作文本，头发像从水里捞起一样；还记得从乡下刚调进城里学校，暑期时报到，去见新校长，一身西装套裙如蛇般缠在我身上；又记得新婚时，住学校的宿舍，乡村限电，没有空调，还说停电就停电，两人只好没事便去长江大堤上游荡，唱卡拉OK，熬过漫漫夏夜。

重新喜欢上夏天，是从我打理楼下这个小花园开始的。一块废弃的空地，收拾收拾，花草们便安了家。这里成了我的修炼场，也是我的养心坊。没有什么比一颗种子发芽、一朵花盛开、一个果子成熟更让我欣喜了。书可不读，文可不写，酒可不喝，友可不约，只愿在园子里与花草相处。这些花草在我的注目下，比任何人和我相处的时间都长。

每天凌晨五六点，我便从五楼下来，带上今天要吃的蔬菜，到车库清洗。洗菜水便拿来浇园子，循环利用。浇水后的花草，水灵灵的，我便对着它们吐故纳新，开始一天的晨练。

园子大概有三四十平方米，看起来很随意，哪样稀奇长哪样。看纪录片，河南人用荆芥佐面食，吃得那叫一个香，我馋了，便网购种子，在小园子里种起来。荆芥那独特的清香，像个别致的女子。我也种萱草，记得小时候妈妈叫它黄花菜，种在自家后门口，夏天时，摘下几朵橙黄色的花，放鸡蛋汤里，再放两片薄荷叶子，那是独属夏天的味道。“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讲的便是一位母亲倚在门前，看着花开花落的萱草花，念叨着自己的孩子。《诗经》里说：“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也是讲游子远行时，母亲在北堂种萱草，希望能减轻对孩子的思念。人到中年的我，与母亲从以前一年不通一次电话，到几乎每天一次电话，我更加依靠她、体恤她，觉得母亲依旧是我的保护神。但我们相隔有二三百里，不是说见就能见的，这小园里的萱草花却让我觉得，像是每天都见到了母亲。

一日晨跑，我离开时看了那萱草花一眼，它的花苞如玉簪挺立；一小时后我回来，黄里带红、瓣如百合的花已盛放着在等我，自信优雅；再过一天，花萎了，毅然离茎，零落成泥。我不由感叹，花的一生何其短暂，但至少灿烂过。

我将散乱的园子重新大体规划了一下：一片菊花，一片端午花，一片绣球，一片向日葵，还有间隔种下的蓝目菊、朝天椒，等等，都是明艳的色彩，像我现在的穿衣风格。邻居经过，说这花开了又落，不留痕，建议我种些果树，省事还实用。其实，我想说，还是有痕留在我心里的。我也想种那些杏啊、柿啊，无奈地方太小，何况长了树就欺了花，便只能割爱，我不舍得。这园子里的每一株植物都有故事，我何其有幸能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

这里疏松的沙土倒是适合种植些根茎类植物。去年我随意插了几棵山芋藤，挖出一兜子红心山芋，可把家里参与劳动的两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乐坏了。今年我把发芽的土豆随手插到土里，都没怎么打理。前日浇水，根部的土豆蛋蛋被冲出来，一嘟噜白生生、圆溜溜的，可爱极了。我赶紧盖些土，生怕猫给扒出来。再过几天，娃娃们便可以挖土豆了，这里也是他们的自然课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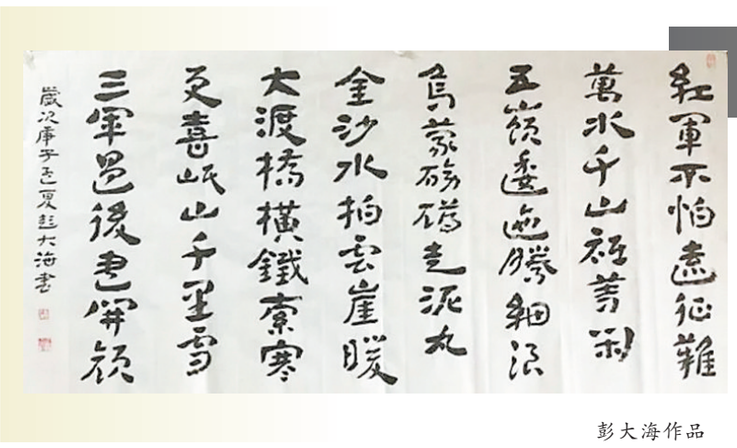
二十四节气里有说，立夏有三候：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小满又三候：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立夏小满一过，又奔向芒种、夏至。这些节气大多能在我这方小园子里有所反映，让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过日子，不至于踉踉跄跄、昏天黑地、稀里糊涂，这是多大的幸运。

这里还是我的健身场所。一天中，我有太多时间在这里度过，每天下蹲、爬行，松土、开沟，提水、灌溉，劳动量不小。如果不是靠路边太近，中午我都想要搬张凉床在这午睡，有树荫更好，无树荫就日光浴。

何必舟车劳顿、翻山越岭，不抛家，不远行，这里就是我的诗与远方。午睡起，立于园子边，摘条顶花黄瓜尝一尝，不管阳光多烈，心头时有微凉。

一墨章草显情怀

□杜璞君



彭大海作品

梅州闲游的几天里，在笙竹村见一新镌刻的碑石《笙竹村赋》。全文八百多字，文采斐然。

这石刻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细赏其书法，似隶非隶，似篆非篆；每个字各自独立，如星辰布列苍穹，又法度谨严，若断若续；墨色似迟涩，实则一气贯通；线条苍劲圆柔，又不失波磔之美；整个篇章笔势古朴端穆、沉稳通达，开合纵横，意趣盎然。

《笙竹村赋》是友人彭大海应梅江区区政府之邀而作，他专擅章草。梅州是钟灵毓秀之地，人才辈出。其中一处胜景望杏坊，来自唐代高蟾的诗句“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寄予了梅州人崇尚知识和文化的人文景象。其牌坊上“望杏坊”三字，也出自彭大海手笔。

彭大海出身书香门第，他的外太祖父黄仲容是道光三年（1823年）的进士，其书法尤以小楷闻名，为北京十大书法名家之一，外号“黄小楷”。彭大海自幼酷爱书法，又有家学渊源的影响，他学书的脉络，直追秦汉，透过古典美学的范式，培养起最初的审美。他初以《西峡颂》《泰山金刚经》《石门颂》《礼器碑》入手，从汉隶中领略古意，从隶书的用笔中，凝练为平稳厚重、拙朴中见沉雄的底蕴。再从书法中以帖入碑，整个书体，既工整，又富于变化，把秦的古雅以及汉隶的博厚，融于心底。如众多名家所言，师古而不泥古。古人创造的美学范式固然是经典，但一味地临摹古人，就只不过是书匠而已。于是彭大海想要脱胎换骨，走自己的路。经过多年的浸淫和学习，彭大海始终在找与自己情志合一的、带有鲜明个人风格和特点的书法。他终于发现，章草比较适合自己。

章草用笔源自篆隶，去掉了隶书的蚕头，保留了雁尾，用侧锋运笔，以绞转之姿体现其回旋变化。章草这种圆转如篆，出锋如隶的特点，深深吸引了彭大海。从2008年起，他用十年时间，一头扎进秦简、汉简和汉急就章中，发现秦简、汉简与急就章各有特点。同时，他又转习章草《孙过庭书谱》，又从王羲之、张旭和怀素等草书中，习得神髓，再习《天发神谶碑》等。彭大海有了前期习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再回到源头进行历练，书风大变，不仅笔笔有来历，而且将古人的笔意，化为自己的血脉，写出来的章草，初看上去线条拙涩，细品之下，结字线条灵动圆润，碑帖并举，玩出不少趣味。

他的书法作品“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章草用笔提按使转渐趋成熟，既有隶书的端庄隽秀，又有行楷的舒展精美。他得中国书法家协会前主席沈鹏先生的悉心指点，并题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示勉励，彭大海大受鼓舞。这句话实在是道出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是讲究情感的，只有投入情感，才能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拥抱万物，体味其中的神韵与变化。

彭大海对待书法，从不敢松懈。有时候为了一个字，他会多方考究和钻研。如：他在临习王羲之的《兰亭序》时，发现“崇山峻岭”的“岭”写成“领”，他多方请教，大家都没有给到一个准确答案。后来从《康熙字典》中再查证，他才明白古代“岭”和“领”是相通的；还有一次，大家讨论春秋战国时“开源节流”的“源”字，是否有三点水，莫衷一是。彭大海经过查证后，发现春秋战国时的“源”是没有三点水的，秦以后才变成有三点水的“源”。

彭大海身上有一种文人情怀。他上溯秦汉寻找书法源头，用诗心打开观照世界的眼光，他为人旷达，身上自有一种书卷之气。俗话说，字如其人，他的性情所铸造的书法造诣，自然就有了自己的独特面目。

乡音

潮汕“安仔”

□黄春馥

六一前夕，我忽然想起“拍安仔”——那曾是潮汕孩子最迷恋的游戏之一。我想以此致敬那些没有手机、电视、奶油蛋糕跟卡通玩具，却依然是我蓦然回首间最留恋的时光。

“安仔”就是用硬纸板做的小图片块。我眼中最正宗的版本，是从大小等同八开试卷的大张硬纸板上剪下来的“安仔”。它质地粗糙，背面是灰黑色的，正面印有大概二三十张小图片，都是《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中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玩之前，需要先将这些图片一一剪下来。

“拍安仔”在不同地方有不同拍法。我们的拍法就是：两人各自把一张“安仔”牌面朝掌心放着，手掌微微屈起，然后双方同时出掌，击在一起，又立即同时撤离——用力大小、动作要一致。接着就见到背对背的两张“安仔”轻飘飘地落地。背面朝上的就是输了，正面朝上就是赢家，输的一方要把这张“安仔”送给对方。每一张牌的战斗力，其实是得看玩的人的具体表现。图片上什么人物都不要紧，就算是弱爆了的小妖，可以成为王牌杀手……胜负充满随机性。

一旦正面对垒，双方都如临大敌。先把自己所有的“安仔”倒出来清点一番，安排迎战次序。拿出自己喜欢的“王牌”时，难免患得患失。实质性地要出手了，有的人会在手心先呵几下，“开开光”，然后拿起一张“安仔”，两掌交锋，“啪”的一声脆响。两双眼睛立刻瞪得像要发射的子弹，看那张“安仔”悠悠地飘落，似乎只是一瞬间，却又格外漫长。随即，赢家毫不掩饰得意，完全无视对手的痛苦；输的一方竭力保持着风度，“无所谓，刚好这张我不喜欢”。如果接连惨败，很少有人会继续玩下去，通常都是找个借口把宝贝收纳起来，赶紧溜走。但没多久，痛苦消失了，又重新跃跃欲试。

我们都愿意用一堆“安仔”来换取一张“常胜将军”。哪怕那张图片卷得像熟鱿鱼，皱得像奶奶的手背，脏得像刚从下水道捞起来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落地的时候，永远面朝上。一旦把对方的“王牌”收归麾下，那种得意，大约就跟赢了一大笔钱差不多。回到家里，把“王牌”拿出来反复端详，晚上睡不着，还会溜下床，摸着黑把战利品再拿出来反复确认，怕它长了脚跑掉似的。

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大堆“安仔”，被塑料罐或是纸板盒装着，如同守财奴的宝藏，一天里可能会反反复复地清点、鉴赏。逢年过节，孩子们手里有几个钱，必定去买“安仔”。那时一个孩子，如果没有一堆“安仔”，就像是账房没有算盘，耕田的农夫没有犁铧。

《乡音》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听乡音《鸭鹚粽》
羊城派二维码